





纽漂：第三类纽约人

青年艺术家在纽约

文·插图 / 沈瑞筠 摄影 / 曾翰（除署名外）



艺术家Craig的微型装置作品，他将他在纽约的漂泊生活和情感记忆用微型油画和装置浓缩在一只破旧的旅行箱中。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也许是关于纽约最著名的论调。正如北京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一族，纽约从她成为纽约的那天开始，就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漂”在这个狭窄拥挤的岛城上。作为“世界首都”，你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可以看到任何肤色的人，听到不同国家的语言。而在蔚为大观的“纽漂”一族中，特别令人瞩目的该算是数以万记的青年艺术家群体，戏称为“纽漂艺青”。

两年前，我获得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全球摄影”项目奖学金，来到曼哈顿成为“纽漂”一员，在这闲散的纽漂时光间，混迹于MoMA美术馆、切尔西艺术区、Strand书店等等纽约的文艺地标成了我的每周“必修课”。在我最初的体验中，纽约就是艺术家的天堂；后来我逐渐认识了越来越多怀揣艺术梦想努力扎根纽约的纽漂艺青，并和许多人成为朋友。越走近他们的创作和生存，就越觉得要到达美丽天堂，必经残酷炼狱。

在离开纽约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和同为纽漂的中国女画家沈瑞筠一起采访拍摄了数位来自不同地方，生于70年代中末期到80年代初、仍漂在纽约寻梦的年轻艺术家，向他们追问一个看起来颇为纠结的问题：“为什么选择在生存压力最大的城市，一直坚持从事最没有生存保障的艺术事业？”这些不同国籍、年龄、性别的纽漂艺术家用他们各自的艺术语言和生活经历，给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纽约和艺术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沉溺其中无法摆脱的魔法，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是他们的生命必需品。

“我们都得找一个生存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都不一样，总有些东西让你觉得生活很美好，给你生存下去的勇气。这个东西可以是音乐、绘画、大自然、某个人、某个记忆，当然也可以是酒精、毒品、物质享受。我选择了艺术，因为在做艺术时，我可以找到我和我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共鸣。”用画抽象画的阿根廷帅哥Juan这个带有几分悲壮的回答，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纽漂艺青”的世界吧。（文/曾翰）



Craig和他的旅行箱微型装置作品。

From加州
用微型旅行箱装下纽约城的——

Craig



Craig的微型装置作品的局部细节，漂浮在棉花云上的已经不复存在的世贸双子塔。

如果你觉得艺术家多少有些狂傲不羁，眼前这个平易可亲的中年男人Craig也许会让你有些意外。Craig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有一份朝8晚4的小学教书工作，他的妻子是一个空中小姐，每个星期有三四天在外面飞。Craig于是担负起照顾小孩的全部工作。应付这一切，对于一个职业艺术家来说是并不很容易。

Craig的家和工作室在纽约市皇后区，这一区的居民大多是结婚生子的上班族。这里环境优雅，房租相对便宜，但离曼哈顿城比较远，文化娱乐活动不多，艺术家很少在这边出没。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校区以及接送小孩方便，Craig放弃了布鲁克林区的艺术家工作室，他把车库加以改装，让它成为自己的梦工场工作室。Craig的家是一个老式的小洋房，前面带着舒适的花园和一棵老树。Craig种了几十种花，春天，每星期都有不同的花开放。

“你为什么对微型绘画和雕塑这么钟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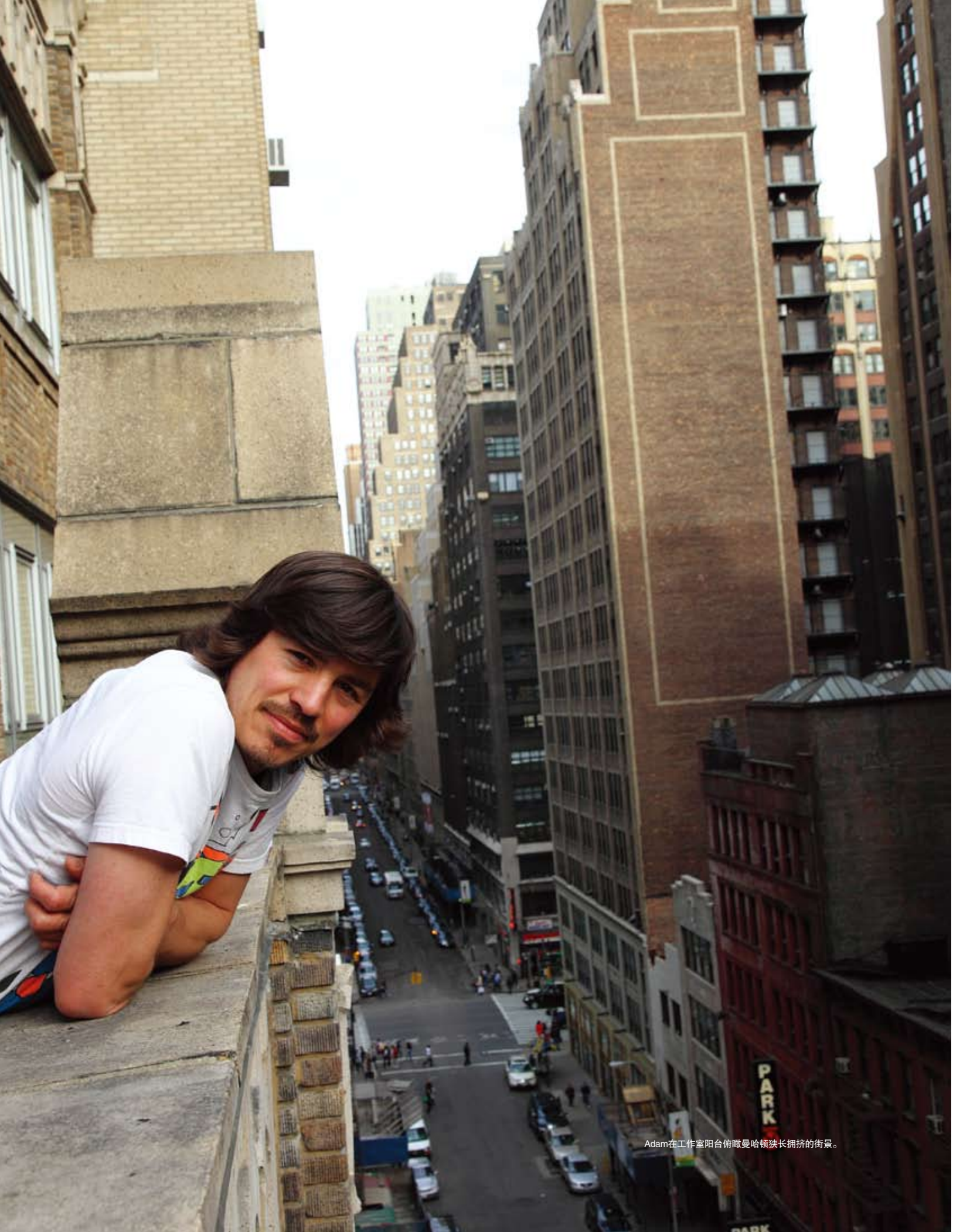
“1987年，我刚搬到纽约，被这个城市的力量震撼住了。这个城很大，艺术市场也很大，那时流行画很大的画。我当时22岁，这个新环境让我既兴奋又迷茫。我的艺术怎样才能凸显出来？我迫不及待地做了很多试验。我也学着画很大的画，把颜料随意洒在画布上，用火来烧画布，各种方式无奇不有。可是这样画了一年，我觉得迷失了。我在追赶潮流，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而干。这时，我想起了大学时一个老师的建议——画小画。我买了几个10厘米大的画框，画了起来。从身边的人画起，先画了一个朋友的肖像，又画了一个自画像。突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你看，这是五官，这是头发，这就是年轻时候的我。”指着

珍藏已久的几张小肖像，Craig解释道。“我开始专心画小画，还自制了一个画箱，里面可以放十张小画布、颜料、笔和调色盘。我提着这个小箱，骑着自行车，在纽约的街头写生，记下我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渐渐感觉，我的艺术终于和我生活的这座大城市连接起来了。”

微型油画反响不错，Craig把它们发展成了装置作品。一根树枝，几片黏土，一些旧照片，旧硬币，儿子上完手工课留下的小纸片，都可以是他创作的材料。他在旧货店或路边收集被人遗弃的旧皮箱。在一个墨绿色的旧箱子里，Craig布置了一个小世界，里面有纸做的摩天大楼、街上捡的小瓶子、地铁票、十字架、自由女神像，以及5厘米大的画有纽约风景的微型画。Craig把纽约给他的印象，精雕细琢地浓缩在这个小旅行箱里。让人捧着箱子看了又看，生怕错过了某个细节或故事。我想到一句东方的古话：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Craig的工作室只有10平方米左右。他在里面盖了一个阁楼，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工作室里还划出一小块地方作为Craig大儿子的“工作室”。“有时候我要照顾小孩，又希望可以挤点时间来做什么艺术，所以就教我儿子也做什么艺术，他有他的一块地盘，我们俩就可以一起做了。但如果要准备重要的展览，我得凌晨4点起床，先在这里做3个小时作品，然后在8点前赶回学校教课。我曾经这样连续工作了两个月，虽然很辛苦，但每当我凌晨摸黑来到工作室时，月亮还挂在天上，我喜欢这份宁静，还有艺术给我的快乐。”

Craig Kane: www.craigkaneart.com



Adam在工作室阳台俯瞰曼哈顿狭长拥挤的街景。

From北加州
嬉皮夫妇的孩子，嗜猫与超人能量的——
Adam



Adam在工作室内模仿他作品中超人的飞行动作。

棕头发的Adam穿着卡通图案的T恤，他是一个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家。

Adam的工作室坐落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伊利沙白艺术基金会的大楼里。曼哈顿的房租昂贵，艺术家一般无法负担。伊利沙白艺术基金会买下了市中心一座十几层高的大楼，把它改建成艺术家工作室，以低于市价很多的价钱租给艺术家。曼哈顿人流量大，能在市中心拥有工作室，可以方便地邀请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收藏家等艺术圈的人来参观，这对一个年轻艺术家大有帮助。想租到便宜工作室的艺术家很多，Adam因此经过了伊利沙白艺术基金会一轮又一轮的挑选。

在Adam的工作室，马上被他的一件新作吸引住。这件作品有一个天蓝色的背景，上面铺满了上百个超人形象。作品很抢眼，很有力量，隐约透露出一点残忍。“我从漫画书上剪下不同款式的超人形象，把它们组合起来，让他们‘互相残杀’。超人在美国文化中代表强有力的个人能量，但这件作品的超人以不同装扮和姿态出现在一个画面中，他们攻击的‘敌人’变成他们自己，我借此表达一种自我矛盾的情绪，也表达我对力量、未知、生死、蜕变的质问。”

Adam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的日常生活。“我很喜欢看漫画书和灌水网，有时我会花上一整天看一个叫做LoICat的网站。在上面，每天都有很多人上传关于猫的图片，并配以很有趣的对白。我

很迷恋这种‘Guilty pleasure’（带罪恶感的愉悦）。但每当我看完这些东西以后，我都会对它们进行反思。由于我的作品往往来源于对一些现有概念的重新解释，新的艺术想法就会由此而来。”

Adam从小喜欢画画，“我是一个很有能量，永远停不下来的小孩，但每当我拿起画笔，我就可以全神贯注地画几个小时。念大学时，我本来选了商科，父母则支持我去艺术学院。我的父母年轻时是嬉皮，但基于生活压力，他们不得不努力赚钱，而没有机会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他们鼓励我走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很幸运。”

Adam的工作室外有一个很大的阳台。从这里往下看，可以看到纽约川流不息的人流和车辆。笔直的马路两旁矗立着一个世纪以来建起的新的旧的摩天大楼。“我在北加州长大，我家附近有森林、沙滩、海洋。纽约很不同，她很脏、很乱、人多；纽约的生活节奏太快了，这样的生活很容易让人觉得焦虑，迷失自己。但在这里有很多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可以去看各式各样的表演、展览和书店。我很喜欢骑着自行车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的感觉。我现在还年轻，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但我不确定我会长久地在纽约安家。每年我都会选择离开纽约一段时间，梳理自己的思绪，掏空一下塞得太满的脑袋，停下来清醒清醒。”

Adam Park Smith: www.adamparkersmith.com



Bryan在工作室中跃起，与他收集的NBA巨星大鸟伯德的肖像板比高。

From纽约郊区
在棒球卡和跑步机上专注奔跑的——

Bryan



Bryan的工作室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Green Point”破旧厂房区。

如果你想知道典型的纽约年轻艺术家是什么样子，看看Bryan就知道了。一身随意混搭出的个人风格，你猜不到他今天会穿睡衣上街，还是会戴顶“雷锋帽”。他积极乐观，敢作敢为，勤奋刻苦，毫不掩饰自己对成功的渴望。“Work hard, Play hard”（努力工作，努力玩乐），是年轻纽约人的口号。

年轻的Bryan已经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展览，前卫的画廊、美术馆，都有他的作品的身影。最近，他刚在MoMA（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当代分馆 PS1，做了一个行为艺术。作为刚出道的艺术家，Bryan算是小有成绩，但行为和装置是不好卖钱的艺术，他的生活并不十分宽裕。Bryan靠兼职设计工作维持生活。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Green Point”找到一个破旧的厂房作为工作室。工作室和另外一个艺术家合租，房租每人每月400美元。Bryan觉得很满意，他需要很大的空间来做装置作品。“同样大小的空间，在其它地段，可能要上千块钱，这里是厂房，电费是普通民用电费的

3倍，如果不是特别冷，我都不舍得开暖气”，如果真要坐下来写东西，Bryan会去暖和的咖啡店。

Bryan 正在制作一件约10平方米大小的装置作品。这件名为“画廊进行中”（Galeria On）的作品，由上千张印着棒球运动员英姿飒爽的形象的卡片组成。卡片一张挨一张贴在墙上，形成了两面花花绿绿的“棒球卡”墙。Bryan用纸皮制作了一个简易房顶，配以他在路上收集的的门、芦苇、棒球、镜框等物品，建构了一个虚拟的房间。置身于其中，就仿佛来到了一个在近郊长大的美国男孩的梦想世界。“我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里，发现了这些儿时收集的棒球卡。我是个棒球迷。6岁就开始收集棒球卡，一直到12岁为止，我已拥有了上千张这种卡片。这已经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情了。每张卡片上的球员都是当年最热门的球星，每当我拿起一张卡片，不需要读背面的注解，就能说出这张卡片发行的年份。这个作品是对我童年的一个重温。另外，棒球是美国最热门的运动之一，我们



Bryan的工作室里，一件由上千张棒球卡和棒球等组成的10平方米左右的装置作品。



Bryan在工作室。



Bryan和他的摄影作品，父母是他摄影作品的御用模特和主角。



Bryan在曼哈顿下城一间狭小的地下室做行为艺术，父母作为助手在一旁放映幻灯片。

看棒球、打棒球、收集与棒球有关的东西。成为一名棒球运动员是每个美国男孩的梦想。对于我们来说，成功的棒球运动员，就像美国的英雄，是我们的偶像。这件作品里有一种美国精神、美国印象。”

Bryan 属于多产、活跃的那一类艺术家。除了装置，他还做录像和行为艺术。“虽然我在作品中使用了很多视觉元素，但我的创作是很观念的。我需要时间来思考”，Bryan通常会同时做几个作品，“比如我会花4到5天在这里做装置，然后到新泽西州拍个短片，同时在构思一个行为艺术。这样，我的大脑总是面对新的问题和困难。每当我对一个媒介产生视觉疲劳时，我就转到另外一个媒介去，如此反复，我总可以使自己的脑子清醒，对自己做的东西保持新鲜感。”

最后，我们参观了Bryan正在进行的一个行为艺术。它发生在曼哈顿下城的一个由地下室改装成的艺术空间里。整个行为几乎占满了那个狭小的空间，观众只能从门口探头窥看。昏暗的灯光下，Bryan满头是汗，在一个健身跑步机上不停奔跑。一个西装笔挺的音乐家在旁边作电子配乐，很有些重金属摇滚的味道。俨然一幅纽约男人的生活浓缩图，在资本高速运转的纽约，他们在白天和夜晚行色匆匆，鼓足干劲拼杀。行为艺术6点开始，8点半结束，Bryan跑得十分专注，即使相熟的朋友来了，也目不斜视。我们在一旁默视了10分钟后离去。第二天，我收到Bryan的电邮感谢信：“谢谢大家来看我的行为表演，我现在已经全身酸痛，动弹不了啦！XOXO……”

Bryan Zanisnik: www.zanisnik.com



Amy的玻璃材料装置作品“精神制造者”（Spirit Maker）。

From加拿大
用玻璃占卜的精神制造者——
Amy



Amy在工作室，和她的混合材料装置在一起。

Amy最近的主题是毕业展，她刚刚完成在纽约Hunter College的研究生课程。Amy的工作室是学校配的，在曼哈顿中城，离纽约著名的画廊区切尔西西区很近。Hunter College因此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不少画廊老板和批评家常到这些学生的工作室参观。

Amy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爸爸是加拿大有名的雕塑家，妈妈是高中的美术老师。从小看艺术、谈艺术、想艺术、做艺术，对Amy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长大后，Amy顺理成章成了一名做装置和雕塑的艺术家。

Amy的工作室里有一件用玻璃做的装置。底层是一个玻璃面三脚圆桌，桌下放7盏座灯，灯光线穿过玻璃透到第二层，第二层放着一堆白色的蜡烛，由4支玻璃柱架起的第三层上放着几个玻璃球。整个装置既像吉普塞人的占卜设备，又像一座倒转的神秘吊灯。“这件作品叫‘精神制造者’（Spirit Maker）。北美文化里，很少提到生和死。4年前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主题比较沉重，我想用一些轻快的材料，比如玻璃，把它

轻轻带出。”

Amy是班里的优等生，毕业后要面对的不光是学校里的老师和班上的20几个同学了。在纽约，成千上万的艺术家在努力竞争着为数不多的机会。“我的家乡在一个岛上，生活悠闲，没有太大的压力。作为艺术家，我还是比较喜欢留在纽约，这里节奏很快，搬来纽约的人都有成为佼佼者的愿望。毕业后，我想找一个艺术家工作室继续做艺术，最好可以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我的阅历还浅，做大学老师为时尚早，我可以先教教小孩，或者当侍应生什么的，只要能赚到足够的钱交房租和生活费就可以。毕业后，我和我的所有同学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大家都得白天打一份工，晚上回到工作室做真正的事业——艺术。我并不需要太多钱，现在的房子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合租的，只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我希望能省出更多时间来做艺术。”

Amy Brener: <http://amybrener.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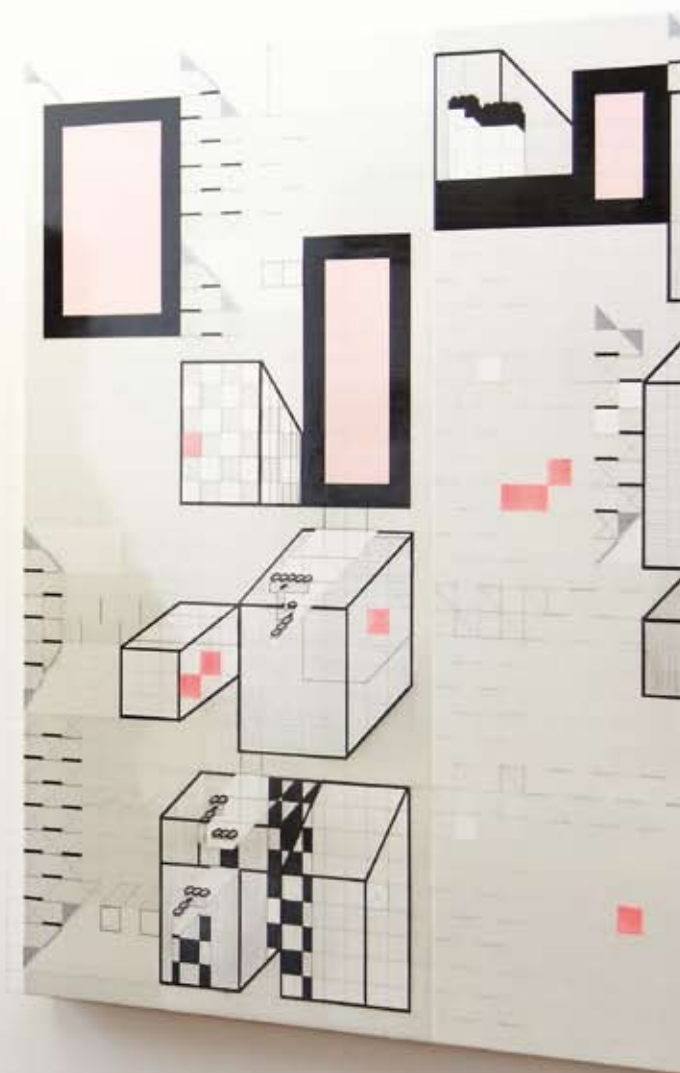
From韩国
玩可进可出格子游戏的——

Zaun

Zaun在韩国出生、长大，2000年来美国读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她找不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美国艺术类研究生课程，因此决定自学。Zaun钟情于抽象绘画。她的作品总是和格子有关。大格子小格子，组成不同形状的房子，被安排在可进可出的空间中。“我经常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我很想找到那个对或错的点。但这里面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我画一些开放和封闭的图形，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这种逻辑关系就是我的兴趣点。纽约是一个拥挤的城市，纽约人能拥有的实际空间很小很封闭，但在纽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着，她可以给我带来的开放的思维空间，这个大空间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Zaun家里很富有，但她父母不支持她做艺术，她不得不靠自己。如今，Zaun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以行动说服了家人。她父亲在曼哈顿中城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Zaun把整个客厅布置成她的工作室，除了画画工具和椅子，没有一件家具。

Zaun Lee: www.zaunlee.com



From阿根廷
雪天画廊搬运工与抽象画家——

Juan

Juan出生于阿根廷，样子俊朗，声音沧桑。他2000年来到纽约读艺术，毕业那年，阿根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决定留下来。Juan的工作室离时代广场不远，旧厂房改装的房子。为了让低收入的人有住房，纽约某些地段的房租的升值幅度受到政府的控制。Juan很幸运。

Juan有几份兼职工作，在赚够生活费之余，保证每个星期有三四天时间进行艺术创作。他画的是抽象油画，颜料一层一层地覆盖在画布上，让人感觉沉重。“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拥有了创作的自由，代价就是不稳定的生活。为了赚钱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记得我曾经为一个画廊运画。下雪天，开着大货车，路很泥泞，车门很重。辛苦工作后，回到画室的片刻安宁是我最享受的。只要你明白什么对于你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得找一个生存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是音乐、绘画、大自然、某个人、某段记忆，当然也可以是酒精、毒品或物质享受。我选择了艺术，因为做艺术时，我可以找到我和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共鸣。”

Juan Seoang Cabral: www.juanse.com





Rachel和 Eric以及他们的小宝贝，在工作室里的全家福合影。

From坎萨斯城
用缝纫机和涂料制造时空穿梭机的——

Rachel & Eric



Rachel和Eric温馨的家兼工作室。

Rachel和Eric是一对艺术家夫妇。Rachel做装置和环境艺术，Eric画画。他们从19岁上大学时在一起了，已经牵手走过十几年光阴。2007年他们从堪萨斯搬到纽约，几年奋斗后，双双在艺术界得到了认可。Rachel的作品最近在Bloomberg总部展出，Eric的画也被纽约很好的画廊代理。3个月前，他们生了一个小男孩，取名为Watt。小不点圆头圆脑，有着Rachel的金色头发和Eric的蓝色眼睛，活像一个洋娃娃。

Rachel和Eric的工作室和家在布鲁克林区的DOMBO。DUMBO是一个艺术家聚居区，布满了画廊、酒吧、咖啡馆、时尚又别出心裁的饭店和商店，以及大量由厂房改造的艺术家工作室。Rachel和Eric的工作室坐落在河边一栋Loft结构的大楼里。由于是旧厂房的翻新建筑，大楼的楼层很高，保留着以前工厂用的载货电梯和要用双手使劲推开的大铁门。在粗犷的外观里，Rachel和Eric的家很温馨。一进门是一排落地书架，上面放着几百本艺术类的书籍和画册。客厅挂着一张漂亮的波斯地毯，厨房里充满各种各样的锅碗瓢盆和调味料，制造着美食的气息。房间里挂满了Rachel和Eric的作品。他们把房子隔出4个空间，两人各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室。

Rachel喜欢用纺织物做软雕塑。她储藏了几箱不同颜色和质感的布料。Rachel用缝纫机把它们一块一块缝起来，组成不同的几何形状，然后把这些十几米至几十米长、彩虹般颜色的纺织物，安置在建筑或自然空间中，形成一面柔软的墙或巨型的挂帘。置身于她的作品中，像突然跨越了时空，来到一个明亮的理想世界。“为什么喜欢用缝纫作为你的艺术创作手法？”“缝纫在传统中是女性的活儿，通过它我可以用很柔软的材料来制作巨型的作品。我从旧的衣服纹样里寻找灵感，同时，我对建筑、营造空间很感兴趣，这种手法包含了建筑、绘画和织物的智慧。纺织物这种材料很特别，用它来做雕塑，形状可大可小，可以与光和空间相结合。我总希望可以制作一种很耀眼、很有力量，但又很个人、很精巧的艺术。缝纫时，每一块布都经过我的手连接而成，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Eric做的是传统抽象绘画。他热衷于对油画这种艺术语言的研究。一幅画、一张照片、一座大桥、一种颜色、一道日出日落的光芒，都可以引发他的灵感。他通常要花几个月来完成一张画。这样的速度，在纽约这个瞬息万变、讲求效率的城市里，似乎不合时宜。Eric有自己的坚持：“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画完的画。一幅画完成了，参加了展览，展览结束后，我把画拿回家，看着看着，



Rachel在工作室缝制织物做软雕塑。

又会在上面继续画。画画之于我是一个生命的历程的反映，我们就是因为不断成长和改变，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在绘画中，我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漂亮不漂亮的一个结果。我的每张画都有它记载生命轨迹的分量。”

生活在纽约的年轻艺术家，经济压力都很大，像Rachel和Eric这样选择要孩子的并不多。

E：“在纽约生活一切都很贵，我们俩个都要兼职一些工作来支付生活的花销。现在我们有了小孩，每天都得有人留守在家照顾他，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来更好地安排生活，同时保证做艺术的时间。”

R：“我们俩谁都不想找一份全职工作，如果要一周工作40个小时，我们就没时间做艺术了，这样生活在纽约也没有意义。”

E：“生活在这里，就要学会妥协，一方面纽约给了我们很多资源和机会，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来应付支出。选择了这样的人生之旅，我们觉得很幸运。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个超人，是个地球拯救者。”

R：“我希望他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思想者，我不介意他做任何职业。他可以是科学家。如果他想成为一个棒球运动员，我就陪他打棒球。”

Rachel Hayes: www.rachelbhayes.com

Eric Sall: <http://ericsallpaintings.blogspot.com>



Eric用儿子的小脚刷他的油画，笑称儿子就是他的“小助手”。



Eric画室窗外是纽约地标布鲁克林桥。

“大体说来，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

——E. B. White

第三个纽约

文/潘国灵

2007年6月18日飞抵纽约，踏在曼哈顿坚实的路上，我同时也一如既往地走进书本的另一层世界，来认识万事万物。E. B. White的*Here is New York*是其中最先看的一本书。这书中有一篇同名文章吸引了我。依这位美国作家说，纽约其实有三个……第三个属于那些来自他方、来此地追寻什么东西的纽约。最无惊喜的是通勤者的纽约，最大魅力则来自她的第三分身。

是的，我便是那些“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什么是“什么”？一时难以说清，本来就未必明确。但其中肯定包括，渴求见识世界，增加生活体验，以及从因循中暂且逃遁。带着一点寻梦想望，我咬了一口“代表城市魅力的大苹果”。

纽约是一个向高发展的“垂直城市”（vertical city），但低矮的楼房还是有很多。石砖建筑，总有高几级楼梯的门廊（stoep），外墙上总有一道钢质天平梯。地牢是家居分类垃圾收集地和洗衣房（纽约的quarter cents在这机器最管用）。寻常公寓、寻常百姓，但在纽约生活，寻常与不非常常擦身而过，无论你居住何地，如果你愿意，你总可以在空间和时间轴上与一个个作家、艺术家“交会”。

小人物、陌生人、无名者之外，很多巨人身影亦掩映于街角——噢，这道华盛顿广场凯旋门，就是当年杜尚（Marcel Duchamp）登上去，宣布成立“艺术家自由共和国”的那道门吗？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这“派对动物”爱蒲的传奇夜店Studio 54，就在联合广场百老汇大道与54街的交界吗？达科塔公寓（Dakota）门外，就是约翰·列侬（John Lennon）当年给狂迷轰杀的死亡现场吗？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就在这幢窄窄的房子“蜡烛两头烧”（“My candles burn at both ends”是其著名诗句）、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就在那幢四层高红砖屋疯狂地写下“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西村悠然地踏过单车、歌手苏珊·薇格（Suzanne Vega）在23街巧遇街童萌生了Luka一曲……这清单可以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太多太多的文人雅士在这城市留下过梦的足迹，齷齪的奢华的落魄的风光的，最终都因为不凡而被记下，虽然遭遗忘而被扫进历史字纸篓的，必然也有许多。因为有故事可追，地理坐标铺开，便成了一张富深广度的文化艺术地图，刺激我这文艺爱好者的的好奇心（加一点点虚荣心），在她城以飘移者脚步展开

了另一种“文化寻根”，追认过程有时竟比在自家城市来得更得心应手，说来又是另一吊诡。

印度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说：“钱在这座城市里沸腾”。我心里清楚，浪游是奢侈的，在纽约浪游尤其如是。真要待下来又是另一回事，这里的艺术工作者并没有幸免于城市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多年来亦是游徙一族，从格林威治村移到SoHo再移到东村（East Village；原叫下东城区），再愈移愈远至皇后区的长岛城（Long Island City）和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等地，但能够集中，社群就得以凝聚，慢慢又形成特色。很大程度上，纽约因艺术而美丽。

不要说大型博物馆如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MET）、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等，单单切尔西（Chelsea）区就有两百多个画廊，大部分画廊由旧货仓改建而来，自成一个艺术文化区。再怎样冷门、小众的艺术表演都不愁没有观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百老汇外有外百老汇再有外外百老汇；林肯中心外有无数小型剧院。分众剧院林立，有专做跳舞表演的（如Joyce Theatre）、演奏爵士乐的（如Rose Theatre），或政治剧的（如Culture Project）。在好莱坞强势下，艺术电影院仍有它们的生存空间（如给了我不少美好时光的Film Forum）。只要你愿意又有足够魄力，你可以全年无休一星期七天为自己安排完全不会重复的艺术活动；要是金钱稍缺，免费开放的艺术活动还是不缺的（如夏天著名的“莎士比亚在公园”）。

真实事迹以外还有多重文化想象，从文学、歌曲、电影而来，譬如说，华尔街著名的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令我想到电影《痛苦的报酬》（*Force of Evil*）；时代广场令我想到电影《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和《四十二街》（*42nd Street*）——虽然今时今日的时代广场已大大的迪斯尼化；全美最老的吊桥布鲁克林大桥，有谁比伍迪·艾伦（Woody Allen）在《曼哈顿》（*Manhattan*）中拍得更凄美？平日在脑内积存的很多影像和文字都被召唤出来，虚构性东西成为另一维度的真实，与现实相混和，原来在亲临其地前，这个城市我已经“见过”了。

潘国灵，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擅读城写城。作品有城市论集《城市学》、《第三个纽约》，小说集《失落园》、《病志书》、《伤城记》，主编《银河映像，难以想象》、《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

本文节选自《第三个纽约》之“文化首都与地标”一章。

《第三个纽约》，2010年10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纽约 Long Island City, PS1当代艺术中心附近，外墙画满涂鸦的艺术家聚集的旧工厂。